



麦穗鱼香

闫英学

周日休息，妻妹在哈达山发电厂工作的儿子二亮，特意给我送来一兜活蹦乱跳的麦穗鱼，我用手提起掂量，足有二斤多。

麦穗鱼是北方特有的一种野生鱼。不像其它鱼类能长得很大，麦穗鱼天生就是“小鱼儿”，体型娇小，大的犹如成年人中指般大小，小的像是小手指那样粗细，甚至有的比小手指还要细许多，银白色的鱼鳞，头尖，呈扁平状，通体细长，因酷似麦穗而得名。

村后有一条小河，距离村子不远，站在老宅后院土墙的高岗处，就可以看到河堤上的一行行柳树。小河河道不宽，夏季上游来水时，河水有一两米深。芦苇、蒲棒、杂草丛生，各种鱼儿和河蚌很多。风平浪静时，河水很清，白鱼（故乡人称白条子）在河面上穿梭的影子随处可见，透过清清的河水，水浅的地方，河蚌行走的痕迹依稀可见。

麦穗鱼不像“白条子”那样，在水面上穿梭，它们主要群居在水草肥美的地方。

有一年夏天，小河发洪水，上游来水凶猛，几乎淹没了大堤和石桥。

几天后，洪水渐渐退去了。学校放暑假，我和哥哥，还有一个叫做白三的孩子，直奔大堤外侧的小水泡子。水泡子里不停地冒水泡，我们仨断定：这个水泡子里一定有鱼。

我们三个人手无寸铁，还是哥哥心眼多。他说，我们把小水泡子从中间拦断，垒成一条小水坝，用手淘水，淘干这边再淘那边，就会看见鱼了。

果然，水泡子里的水几乎被淘干了，一条条小鱼活蹦乱跳地露了出来，鱼鳞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一道道银光。

没有装鱼的家什，我从附近的几棵向日葵上扯下几片叶子，把鱼全部装上，查看一下，几乎都是麦穗鱼。

母亲看到我们带回了小麦穗鱼，乐呵呵地说，晚上，我给你们做麦穗鱼酱吃。

母亲做鱼有一个特殊的技巧，无论鱼大小，也无论是什么鱼，在鱼下锅之前，母亲都要在鱼表面裹上一层薄薄的面粉，把鱼煎出黄黄的油色，多放酱油少放大酱，做出来的鱼别有风味。而且鱼不易碎，出锅时，还是完整的一条鱼。

我吃着自己辛苦“淘来”的麦穗鱼，就着米饭，那种幸福，那种惬意，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以至于许多年后，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在水泡子里淘水捡鱼的情景，更记得母亲给我们做的那顿不同寻常的“酱汁”麦穗鱼。

远去的大锯匠

朱乃波

鲁班发明了锯，锯一直使用至今。“二人面对面，光着膀子干。为了一条缝，累得直流汗。”这是一则谜语，谜底就是拉大锯。有一首古老的民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家门口唱大戏……”也说明这个行当历史悠久，人人皆知。

大锯一般体长两米多，整体呈直角梯形，两端有手柄，下端不固定，可以拿下来。斜面有锯齿，主要用途是把圆木锯成板材和方材，锯木师傅被称为“大锯匠。”他们有的走村串户，有的定点，为盖房子、打家具等有需要的人服务。

大锯匠使用的大锯属于顺锯，锯齿按左中右顺序排列，用眼看锯齿，呈三行排列。大锯破木材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搭架子，把圆木弄到架子上锯，另一种是挖个两米多深长方形坑，把圆木放在坑的横木上锯，这种形式搬运木材省力，适合长期使用。

大锯匠在锯木前要根据木材的用途确定下料的薄厚尺寸，把扒净树皮的圆木用墨斗两面打线，然后按墨线锯木头。木料锯到一定深度就会出现夹锯现象，这就要在木料头上板缝间夹楔子，增大木板间的缝隙，有的一个不行要加两个木楔。

大锯匠分上锯和下锯，拉上锯的人，站在圆木上，随着大锯的上下拉动，时而直起身子，时而弯腰弓背，一寸一寸地向后移动。拉下锯的则抬头挺胸，单眼吊线，脚步缓缓

向前挪动，大锯锋利的牙齿执着地追随着笔直的墨线，噬咬着木头。木屑雪花般从空中飘落，落在下锯的头发和身上，木材的年轮被一点点切割，时光在一进一退中消逝。

我读中学时，家乡的小镇有个木材加工点。一个长方形像菜窖形状的大坑，上面横放着两根结实的松木，几个人把圆木放到松木上，固定好就可以锯木头了。

那时家乡的大锯匠大多是山东、河北人，当地的人少。在铁木社拉大锯的是一对父子，河北人。他俩手艺好，能吃苦，在这干了好几年。无论春夏秋冬，经常能看到他们一上一下拉大锯的身影。

拉大锯是重体力活，需要极好的体力，被人们称为四大累之一，“活大泥，脱大坯，吹大喇叭，拉大锯。”他们冬天干活只穿件薄衣服，头上还蒸腾着热气，夏季里太阳炙热，他们只穿个裤头，将一条大锯刷刷地拽上拽下，汗流浹背，挥汗如雨。圆木大多是湿的，把锯好的板材运回家去，放在阴凉处，底下垫平整。板材之间要用木条隔开，以利通风。

大锯使用时间长了就会变钝，这时大锯匠就要把锯拿下来，放在锯架子上，锯齿向上，开始伐锯。他们用三角锉或者菱形锉一下一下地挫着锯齿，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使锯齿变得锋利。还要用工具向外掰锯齿，俗称“掰料”。使之更好用，

减少夹锯的机会。他们劳动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腿软，双臂疼痛。收工了，要歇息一会儿才慢慢走回家去。

诗人流沙河文革时被下放劳动，当过六年大锯匠，曾写过一首诗：“纸窗亮，负人去工厂。赤裸裸身锯大木，音韵铿锵，节奏昂扬。看它锯齿有情，养我一家四口，看它锯齿无情，啃我壮年时光。”

拉大锯不但累，还危险。拉上锯的站在圆木上拉锯，一不留神掉下来就容易摔坏，更严重的是有生命危险。有一家盖房子，请了两名大锯匠破板方。搭好了架子，众人合力把一根圆木弄上架子。一名大锯匠发现一边架子有点倾斜，就过去查看。就在这时，绑架子的绳子突然断裂，原木滚落下来，把大锯匠当场砸死。盖房子这家赔了不少钱，房子也盖不成了。

有一年秋天，我骑自行车去莲花乡舅舅家，回来时途经铁木社旁的锯木大坑，那天晚上特别黑，也看不清路，连人带车就掉进了大坑里。幸好坑里有厚厚的一层锯末子，没摔坏，费了好大劲，才将自行车弄出了大坑。

上世纪80年代后，逐渐有了电动的圆盘锯和带锯，单调的大锯声才消失了，大锯匠的身影也渐行渐远。每当想起他们，脑海中便会浮现出他们劳动的身影，耳边就会响起“咔嚓、咔嚓”的锯木声……

在最美边境线上行走（组诗）

于德北

图们江

我不可能整夜游荡在一条江边
但现在，我就驻足在这里
图们江，我心里唱着一支歌
初升的月，把我的思绪都照亮了

你是从这里入海的
我却是从你的源头一路寻来
我寻你传说中的航标
还有女人打水时留在涟漪里的笑声

一只提灯小虫进入我的梦
老熊山的刻刀劈断了山崖
还记得白桦树迎风摇臂吗？
不用幕布，我们也能绣出整座星空

——图们江，你孤独地流淌着欢笑
只有我，心甘情愿地在你脚边漂泊

在三家子村，我想起姥姥

姥姥说：“我是在三家子长大的，
那里有一棵大榆树。”
姥姥说，我离开故乡已经几十年了
一次也没回去过

这个小脚老太太很倔强

倔强到连故乡都忘了
她曾去旅顺救过自己的丈夫
可是，那个丈夫却把她丢下了

今天，我从温特赫部城的门前过
旧城墙上已经长满了荒草
我看见一排大榆树在茁壮生长
只是，姥姥说的那棵已经死掉

——姥姥，旧事里没有故事和传奇
但是，依然保留着那段你和人间的距离

朝鲜族古村落

岁月本身都已经满脸褶皱
只有你的笑容还那么鲜活
金达莱寻一条心里的秘境
一山的彩霞让春风都弯腰

我坐在你檐下的木板上
用草绳点燃一支烟
这双脚已经荒芜多年
只有见到你，才肯除去那双陈旧的皮靴

老杏树，硕果像童年一样真实
仅靠闪电又怎能照亮灰烬？
打糕的香味百转千回
米酒让一条街的客人变成云朵

——伽椰琴抚慰了少女的裙裾
美妙的时刻，谁还晾晒那些无聊的哀愁？

集安啊！集安

边城不老，是因为一次次蜕变
她用美丽证明她的美丽
也用隽永回复她的隽永
还有磐石的意志
钢铁的柔骨侠肠……

在这里，所有的漫长会成为一瞬
而所有的一瞬都记录下永恒

集安啊！集安
你集下的所有隐喻、幽秘
喧哗、激荡

实际上都是以安静的方式来完成

高句丽壁画

这门径，山河的眉目
早看破所谓的一波三折的虚空

辽阔的森林滋养的说辞
辞不去胆怯者的畏惧
也辞不去旁观者灵魂里的
几千阶风雨飘零

只有真切地穿过它
并流放自己的娇嗔和冷漠
才能获得它的接纳与赞美
获得澄澈溪流边的
一次淳朴、简单的会晤

黑土地

